

三獎



作品

安娜——記庚子疫變

得獎者

莊子軒

莊子軒，一九八八年生於桃園濱海小鎮。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碩士班畢業。曾獲台積電青年文學獎詩獎、夢花文學獎詩獎，作品散見《聯合副刊》、《自由副刊》。二〇一五年出版第一本詩集《霜禽》。

得獎感言

十五年前，文學獎詩作於我，不外乎情欲、苦難，以為此即「現代性」，觸摸這類題材，等於有了探問禁忌的勇力。

如今，以在乎時事的姿態，寫妄想、苦悶、性，得到意料之中的回饋，我覺得被深深體恤，或者——原諒了！曾經新銳的零件，把玩在手，一種懷舊復古的溫柔。

安娜——記庚子疫變

「安娜自花簇間醒來，是蕊，是萼

過敏的吻與蜜……」

我練習睜眼，時而假想目視之光堪比

天照，時而睫毛交錯緊閉如引號

上下框住了對話，黑暗試圖逃竄

提筆前先淨身，漱口，反覆數過十根指頭

來回踱步，斗室地磚也似手風琴按鍵循環

昨夜，安娜騎乘醉漢飛馳，卸下髮帶

父親，無限複印的父親們，裸著，臥著

電臀起伏節奏一致，躺成一道鐵軌綿延

就這般通往黎明！安娜不願止步

穢物阻塞喉頭，她用陰唇換氣

一秒鐘在沉沉夢裡釀就十二個月

的醍醐，天花板夜雨滴漏，壁癌

開綻孳乳腺體，冷冽灌頂

將我浴缸中澆醒，浮腫如嬰

陽光自百葉窗射來，監看廳堂

如一千雙眼睛。下樓購買冷飲

天井販賣機退幣，啗啗，又是鄰人耳語

里長伯來電關心。隔離之日數度執筆

偶爾一道刪節號，歪斜斷續，自喉嚨咳出

「面具下唇語多重隱喻，如何讀取……」

需要適量咖啡因佐以抗憂鬱劑，抵禦宿醉

螢幕亮起又接近午後兩點，記者會前插播：

捷運月台洶湧依舊，煙燻長睫女孩們半面

包覆封印，每位都像你，安娜我虛構的母親

情色視頻消磨午後，百無聊賴，更荒誕

虛無的亂倫情節，左右手的性愛，啪啪

黃昏零星熄滅，啪啪，帶原寂寞者舉起

額溫槍在陽台與誰對決？寫下體溫紀錄

將自己深擁入懷，無限複印是明日

是我的兄弟，也是子嗣，來自床單

縐褶與體液汙漬

不如就再開一瓶可樂娜，應付晚餐

唯有此刻愛人觸手可及，酒沫濃厚

長夜瞬息快轉，激浪噴薄意識

沖擊額葉，推送我登岸又一天

醒來。太陽彷若腦中腫瘍，昏眩旋轉

腹稿需要雙手謄改，反覆潔淨十根指頭

數算，日子興許也該無盡重啓，循環

我的倒影伸手，自水槽、馬桶反光中盜竊

髮膚，指紋，毛孔，以至於腳底每塊磁磚

可預見貧窮也將循環，曠日無薪安娜猶似火

逼我宅於鏡像中苟活容身，你看一張臉

藏匿一千張口罩內胡亂逃竄，兩個禮拜太長

又太短，十四天世界能被創造兩次，啊安娜

我願意贈你的信箋尚未填滿

隔離者的內在嘩變

唐捐

本詩的說話者是因疫變而被隔離兩週的宅男，但同時也是富於詩意與哲思的創作者。而安娜，應是「我」筆下虛擬的人物（正在書寫中），但又寫得像是網購而來的物質情人，奇詭且放縱。人在隔離中，孤獨被放大。本詩即以濃密的筆法，思考其意義，演示其境地。由於隱語過多，重在鎖緊而不甚放鬆，讀來頗多阻塞。實在說來，這樣的詩更傾向於獨白，難於句句索解。惟就結構而言，仍有多種意旨可讀：禁閉之我迷戀於「我虛構的母親」（彷彿畢馬龍愛上了自己創造的象牙雕像），詩意主體與欲望客體的對照，錯亂而惶然的外在聲息，噴薄欲出的內在情思……綜合看來，本詩壓縮了庚子疫變的末世情境，有一種用力過猛的唐突與悲哀，像滿口胡話的乩童，我們持平常心，他說有大代誌。